

巫婆的糖果屋

□ 撰稿 | 苏 打

《利益区域》是一部盲开的电影——如果我事先知道它的题材，可能就会避让。我是个浅薄的观众，春暖花开，心思浮动，愿意主动选择的只有马卡龙色的喜剧。然而电影真是好电影，浅薄的人也看住了。

今年大热的《花月杀手》留给我的感触是，恶是可以温柔慈爱的面目出现的。《利益区域》带给我的感想则是，恶是可以浸润日用伦常的。影片开场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在看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构图和色彩让人想起马奈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干净的绿，水润的空气感，大人孩子活泼的身体在白亮的阳光下熠熠生辉，气氛一派轻松祥和。直到转出纳粹军服，调性也没有特别改变，我甚至都不记得影片是在何时第一次将镜头给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灰色围墙。

电影的叙述极为冷静和克制。全片至少一半篇幅控制在房屋内部，观众看见的是厨房、卧室、饭厅，精心打理的庭院，交谈的亲友，忙碌的仆人，一个富足家庭平凡的日常生活。然而实际上，这个美好家园和集中营只有一墙之隔。邪恶如一张细密的滤网，筛掉掠夺和杀戮、残忍和恐怖，为生活在此的侵略者过滤出纯净安宁的每一天。女主人掠夺集中营搜刮的财物，从裘皮大衣到一支口红，巨细无遗，视如己物地缝补挑拣，习以为常。她像一切妻子那样，跟母亲炫耀自己的花园，抱怨丈夫工作太辛苦。而她丈夫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安排建造集中营的焚化炉，花园里美丽的花卉树木脚下，被当作肥料培植着的，是死难者的层层尸骨。

他们在侵占来的土地上全心全意地建起自己的家园，投注真实的情感，当可能要离开



时候，甚至真切地感到难过和不舍。一切好像就应当如此，理直气壮。恶是既成的事实，既不会被怀疑，也不会被炫耀，恶被合理化了，和日常生活丝缕编织在了一起。这令他们看起来像普通的管理者，烦恼的只是工作效率和一旦工作调动可能失去的利益，至于工作本身是屠杀这件事，完全没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仍然是慈爱的父母，恩爱的夫妻，会为错过孩子的生日而内疚，会为不用搬家而真心实意地欢喜。他们雅致的生活表面之下浸透鲜血，而他们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理应得到丰厚回报。他们看起来是那样平凡，然而这平凡比张牙舞爪还要令人胆寒。

影片具有冲击力的场景，来自男主人给孩子读睡前故事：读的是格林童话里的汉赛尔、格莱特和糖果屋，两句之后音效骤起，随着锣一样突兀的闷响，画面穿插进负片效果：一个长辫子的女孩在路边偷偷埋藏苹果。这个看似无关的片段，跟童话之中兄妹俩一路洒下面包屑的情节相映成趣；而故事里没来得及出现的吃人巫婆，更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隐喻。他们并非不辨善恶，不知道这安稳生活下的血肉模糊，他们只是不觉得自己需要为此负责，他们觉得这很正常。

印象最深的是女主人得知全家可能要搬走，惊讶愤懑地出门去质问男主人，一路走过集中营高高的围墙。湛蓝的天空明媚可人，背景里铁灰色的围墙是那样长，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而女人脚步匆匆，视若无睹。朗朗乾坤下的罪恶那样堂皇，比焚化炉冒出的累累烟尘更加心惊肉跳。格林童话里的巫婆，大概也会为兄妹两个不肯乖乖被吃掉感到委屈，毕竟自己辛苦搭建了那么漂亮的糖果屋呢。📺

